

論論論

語語語

絕拾筆

句遺解



2021  
1  
:0425

60610

論  
語  
筆  
解

李韓  
翔愈  
註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論語筆解（及其他兩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范氏二十  
一種奇書及百陵學山唐宋叢  
書藝海珠塵墨海金壺古經解  
彙函皆收有此書范氏本闕百  
陵本僅一卷唐宋本無李注藝  
海本多譌脫有鄭嫚評語散入  
行間然不足觀古經解不錄評  
語有鄭嫚小序爲藝海所無諸  
本唯墨海較勝故據以排印並  
附鄭嫚序於後

## 論語筆解序

昌黎文公著筆解論語一十卷。其間翺曰者。蓋李習之同與切磨。世所傳習。率多誤舛。始愈筆大義。則示翺。翺從而交相明辨。非獨韓制此書也。噫。齊魯之門人所記善言。既有同異。漢魏學者。注集繁闕。罕造其精。今觀韓李二學。勤拳淵微。可謂窺聖人之堂奧矣。豈章句之技。所可究極其旨哉。予繕校舊本數家。得其純粹。欲以廣博。故序以發之。

論語筆解小序（据古經解彙兩本補）

夫文之至者，必究觀乎其本。本苟不立，枝將安附。昌黎文起八代之衰，李習之一時齊名。讀論語筆解，始知其原。聖人既往，微言猶存。參而究之，若破堅壁，亦何妨互有出入。乃其得處，已如見聖人之心於千百載之上矣。予恥夫讀韓文者之不究其原也，爲之點而傳之。時天啓甲子七月之望，峯陽鄭敬題。

## 論語筆解提要

論語筆解二卷。舊本題唐韓愈李翱同注。中間所注以韓曰李曰爲別卷。張籍集祭韓愈詩。有論語未訖註。手迹今微茫句。邵博聞見後錄。遂引爲論語注未成之證。而李漢作韓愈集序。則稱有論語注十卷。與籍詩異。王楙野客叢書。又引爲已成之證。晁公武讀書志稱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氏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是論語注外別出筆解矣。新唐書藝文志載愈論語注十卷。亦無筆解。惟鄭樵通志著錄二卷。與今本同意。其書出於北宋之末。然唐李匡又。宣宗大中時人也。所作資暇集一條云。論語宰子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晝字。言其繪晝寢室。今人罕知其由。咸以爲韓文公所訓解。又一條云。傷人乎不問馬。今亦謂韓文公讀不爲否。然則大中之前已有此本。未可謂宋人僞撰。且晝寢一條。今本有之。概焚一條。今本不載。使作僞者剽掇此文。不應兩條相連。撫其一而遺其一。又未可謂因此依託也。以意推之。疑愈注論語時。或先於簡端有所記錄。翱亦間相討論。附書其間。迨書成之後。後人得其稿本。採注中所未載者。別錄爲二卷行之。如程子有易傳。而遺書之中。又別有論易諸條。朱子有詩傳。而朱鑑又爲詩傳遺說之例。題曰筆解。明非所自編也。其今本或有或無者。則由王存以前世無刊本。傳寫或有異同。邵博所稱三月字作音一條。王楙所見本亦無之。則諸本互異之明證矣。王存本今未見。魏仲舉刻韓文五百家注。以此書附末。今傳本亦稀。此本爲明范欽從許勃本傳刻。前載勃序。

# 論語筆解卷上

唐韓愈等撰

## 學而第一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馬曰：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

韓曰：反本要終，謂之復。言行合宜，終復乎信。否則小信未孚，非反覆不定之謂。

李曰：尾生之信，非義也。若要終合宜，必不抱橋徒死。馬云：反覆失其旨矣。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馬曰：恭不合禮，非禮也。能遠恥辱，故近禮。

韓曰：禮，恭之本也。知恭而不知禮，止遠辱而已。謂恭必以禮爲本。

李曰：晉世子申生，恭命而死。君子謂之非禮。若恭而不死，則得禮矣。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曰：因，親也。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韓曰：因，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

則可尊矣。

李曰：因之言，相因也。信義而復本，禮因恭而遠嫌，皆不可失。斯迺可尊。

子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

韓曰：正，謂問道，非問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分釋之，則事與道混而無別矣。



李曰：凡人事政事，皆謂之事迹。若道則聖賢德行，非記誦文辭之學而已。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此稱爲好學。孔云：問事是非，蓋得其近者小者，失其大端。

爲政第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包曰：蔽猶當也。又曰：歸于正也。

韓曰：蔽猶斷也。包以蔽爲常，非也。按思無邪，是魯頌之辭。仲尼言詩最深義，而包釋之略矣。

李曰：詩三百篇，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子夏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故詩始於風，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故終無邪一言，詩之斷也。盧門人學詩，徒誦三百之多，而不知一言之斷，故云然爾。

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命之終始。

韓曰：天命深微至賾，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

李曰：天命之謂性，易者，理性之書也。先儒失其傳，惟孟軻得仲尼之蘊，故盡心章云：盡其心所以知性。知性所以知天。此天命極至之說。諸子罕造其微。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鄭曰：耳聞其言，知其微旨也。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韓曰：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李曰：上聖既順天命，豈待七十不踰矩法哉？蓋孔子與言時已七十矣，是自衛反魯之時也。刪修禮樂詩書，皆本天命而作，如其順。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孔曰：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師矣。

韓曰：先儒皆謂尋釋文翰，由故及新。此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也。吾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己之新意，可爲師法。

李曰：仲尼稱子貢云：告諸往而知來者，此與溫故知新義同。孔謂尋釋文翰則非。

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不周。

韓曰：上文君子不器，與下文子貢問君子，是一段義。孔失其旨，反謂疾，小人有戾於義。

李曰：子貢，門人上科也。自謂通才可以不器，故問仲尼。此言而尋發問端。仲尼謂但行汝言，然後從而不知不器在汝，非謂小人明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曰：文質禮樂。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韓曰：孔馬皆未詳仲尼從周之意。泛言文質三統，非也。

李曰：損益者，盛衰之始也。禮之損益，知時之盛衰。因者，謂時雖變而禮不革也。禮不革，則百世不衰，可知焉。窮此深旨，其在周禮乎。

韓曰：後之繼周者，得周禮則盛，失周禮則衰。孰知因之之義，其深矣乎。

### 八份第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馬曰：救、止也。包如林放者乎。

韓曰：謂當作爲字。言冉有爲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問禮乎。包言泰山之神，非其義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包曰：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親就與不祭同。

韓曰：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蓋魯僖公亂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亂也。故下文云：「吾不與祭，蓋嘆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矣。」故云：「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焉。」

李曰：包既失之，孔又甚焉。孔注：祭神如神在，謂祭百神，尤於上下文乖舛。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廟享。

韓曰：人君謂天子也。非諸侯通用一禮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左氏曰：不告朔，非禮也。吾謂魯祀周公以天子禮，魯君每月朔不朝於周，但朝周公之廟，因而祭曰廟享，其實以祭爲重爾。文公既不行告朔之享，而空朝於廟，是失禮也。然子貢非不知魯禮之失，特假餼羊之問，誠欲質諸聖人，以正其禮爾。又曰：天子云聽朝，謂聽政於天下也。諸侯云告朔，謂以下之政告于上也。每月頒朔於諸侯，諸侯稟朔奉王命藏祖廟，於是魯有廟享之文，他國則亡此禮。

李曰：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氏曰：釋不朝正於廟，吾謂魯禮正月歲首謂之朝正，他月卽謂之告朔，蓋二禮歟。

又曰案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蓋當時諸侯皆有稟命告朔明文其所無者惟朝正不侂周公廟享爾

#### 里仁第四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韓曰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也惟有義者與相親比爾

李曰下篇第九云子絕四曰毋固注云無可無不可在毋固執焉王通云不可天下所共存也孟子曰惟義所在其旨同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孔曰懷德、懷安也。懷土、重遷也。懷刑、安于法也。包曰懷惠、恩惠也。

韓曰德難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土難均平必示之以恩惠上下二義轉相明也

李曰君子非不懷土也知土均之法乃懷之矣小人只知土著樂生之惠殊不知土之德何極于我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韓曰說者謂忠與恕一貫無偏執也

李曰參也魯是其忠也參至孝是其恕也仲尼嘗言忠必恕恕必忠闕一不可故曾子問道一以貫之

便曉忠恕而已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包曰數謂速數之數

韓曰。君命召。不俟駕。速也。豈以速爲辱乎。吾謂數當謂頻數之數。  
李曰。頻數再三。瀆必辱矣。朋友頻瀆則益疏矣。包云。速數非其旨。

公冶長第五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韓曰。未能見信於時。未可以仕也。子說者。善其能付已知時變。

李曰。孔言未能究習。是開未足以仕。非經義也。鄭言志道深。是開以不仕爲得也。非仲尼循循善誘之意。云善其能付已知時變。斯得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

女弗如也。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知者。蓋欲以慰子貢爾。

韓曰。回亞聖矣。獨問子貢孰愈。是亦賜之亞回矣。賜既發明顏氏具聖之體。又安用慰之乎。包失其旨。

李曰。此最深義。先儒未有究其極者。吾謂孟軻語顏回深入聖域。云具體而微。其以分限爲差別。子貢言語科深於顏回。不相絕遠。謙云得其體之二分。蓋仲尼嘉子貢亦窺見聖奧矣。慮門人惑以謂回多

聞廣記。賜寡聞陋學。故復云俱弗如。以釋門人之惑。非慰之云也。

韓曰。吾觀子貢此義深微。當得其體八分。所不及回二分爾。不然。安得仲尼稱弗如之深乎。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舊文作晝字。

韓曰：畫當爲畫字之誤也。宰子四科十哲，安得有畫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足深誅。又曰於子顯是言宰子也。下文云始吾今吾者，卽是仲尼自謂也。

李曰：於子與何誅，并下文於子與改是二句，先儒亦失其旨。吾謂仲尼雖以宰子高閣畫寢於宰子之才，何責之有？下文云於宰子言行，雖畫寢未爲太過，使改之不畫亦可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元亨曰：性者，人所受以生也。天道者，

韓曰：孔說蘊矣，非其精蘊。吾謂性與天道一義也。若解二義，則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聞乎哉？

李曰：天命之謂性，是天人相與一也。天亦有性，春仁夏禮秋義冬智是也。人之率性五常之道是也。蓋門人只知仲尼文章而尠克知仲尼之性與天道合也，非子貢之深蘊，其知天人之性乎？

### 雍也第六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馬曰：人之生自終者，以其正直也。包曰：諛罔正直，是幸也。

韓曰：直當爲德字之誤也。言人生稟天地大德，罔無也。若無其德，免於咎者尠矣。古畫德作德。

李曰：洪範三德，正直在其中。剛柔共成焉，無是一者必有咎。況成無之，其能免乎？包謂諛罔正直則罪無赦，何幸免哉？馬言自終，又非生也之義。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包曰：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

韓曰：道謂王道，非大道之謂。

李曰。有王道焉。吾從周。是也。有霸道焉。正而不譎。是也。有師道焉。得天子禮樂。吾舍魯何適。是也。然霸道可以至師道。師道可以至王道。此三者皆以道言也。非限之以器也。故下文云。觚不觚。言器不器也。觚哉。重言不器。所以臻道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畔。不逆道也。

韓曰。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

李曰。文勝則流靡。必簡約禮稱。君子之中庸是也。鄭言遠畔之畔。豈稱君子云哉。失之遠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曰。行道非婦人之事。與之呪誓。義可疑焉。

韓曰。矢。陳也。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孔失之矣。爲誓非也。後儒因以誓。又以厭爲擲。益失之矣。吾謂仲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子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

李曰。古文闕略。多爲俗儒穿鑿。遂失聖人經旨。今退之發明深義。決無疑焉。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若老彭祖述之而已。

韓曰。先儒多謂仲尼謙詞。失其旨矣。吾謂仲尼傷己不遇。嘆其道若老彭而已。

李曰。下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制禮作樂。慕周公所爲。豈若老彭述古事而已。

顯非謙詞。蓋嘆當世鄙俗。竊以我比老彭。無足稱爾。

韓曰：殷賢惟伊傅。餘固蔑稱。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焉。

韓曰：說者謂束爲束帛。脩爲羞脯。人能奉束脩於吾。則皆教誨之。此義失也。吾謂以束脩爲束羞。則然矣。行吾而教之。非也。仲尼言小子洒掃進退。束脩末事。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

李曰：誨人不倦。此其旨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鄭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夷齊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韓曰：上篇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言君子雖惡不怨也。又下篇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吾嘗疑三處言夷齊各不同。吾謂此段義稱賢且仁者。蓋欲止冉有爲衛君而已。

李曰：聖人之言無定體。臨事制宜。孟軻論之最詳。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大抵仲尼與時偕行，與時偕極。無可無不可。是其旨也。其餘稱賢且仁，誠非定論。

韓曰：習之深乎哉！吾今乃知仲尼之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可概窺其極。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音也。孔曰：雅音，正音也。鄭曰：先王

韓曰音作言字傳寫之誤也。因注云雅音正言遂誤爾。

李曰孔鄭注皆分明但誤一音字後人惑之蓋一時門弟子所記錄云子所雅言卽下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云爾其義煥然無惑。

秦伯第八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慝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王曰：意、懼

韓曰王注云不以禮節之吾謂禮者制中者也不及則爲勞爲慝過則爲亂爲絞絞確也。

李曰上篇云禮之用和爲貴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此言發而皆中節之謂和也今言恭必企而進禮不可太過大抵取其制中而已乎。

韓曰上篇云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正謂言禮之皇極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包曰：興、起也。禮所

韓曰三者皆起於詩而已先儒略之遂惑於二矣。

李曰詩者起於吟咏性情者也發乎情是起於詩也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刪詩而樂正雅頌是成于樂也三經一原也退之得之矣包氏無取焉。

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